



書
經
恒
解
卷
肆

書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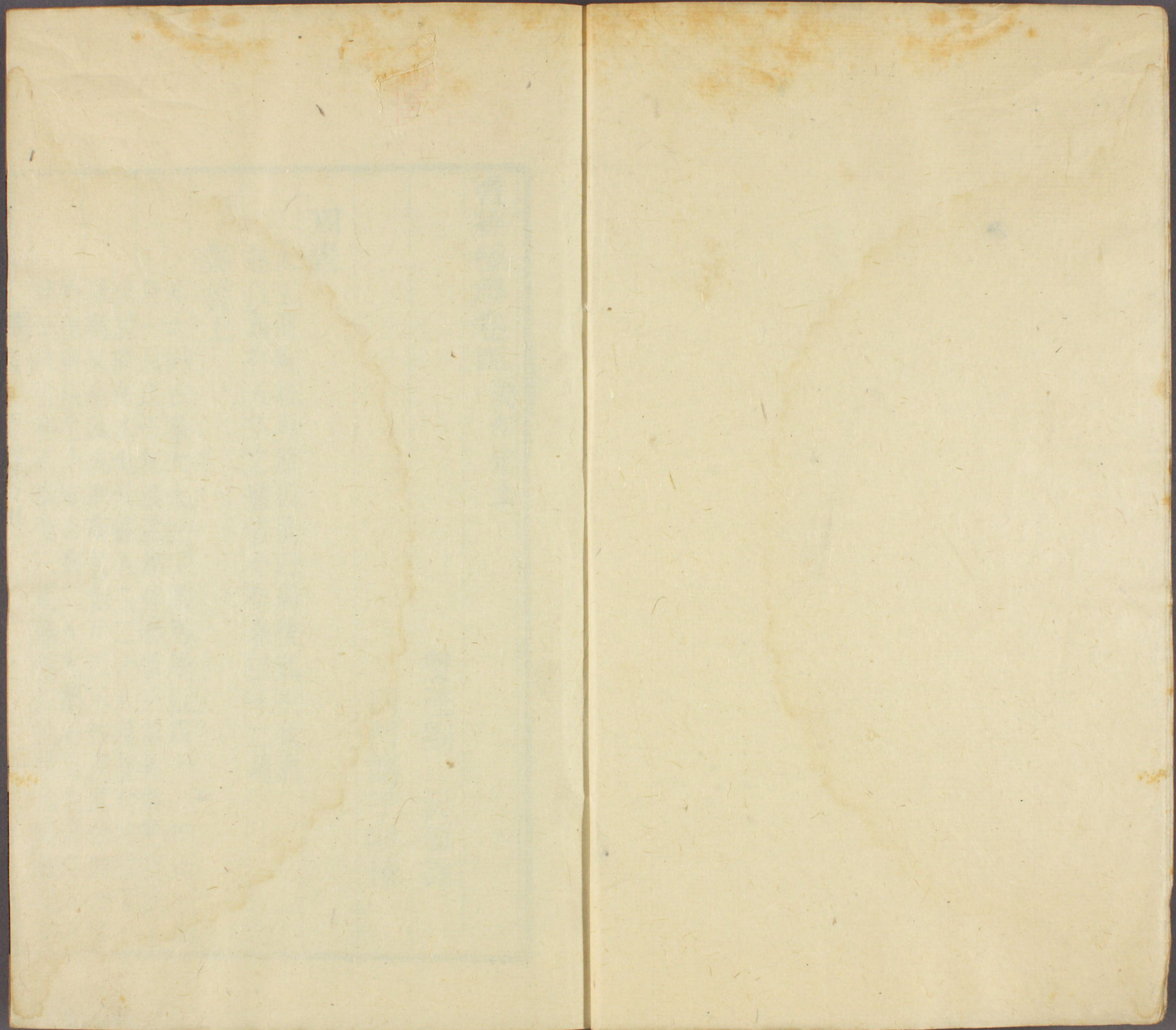
共
六
冊

573
147
4



明 口七12
簿 1477
卷 4







書經恆解卷四

晚年定本

雙流劉 沅輯註

同門諸子參校

周書

太王遷岐居周原因號曰周後武王伐商遂以爲有天下之號書今存者三十二篇

泰誓上

秦太同古泰大太三字通用序以爲十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然泰誓爲武王伐紂時作本無確據伏生二十八篇既有牧誓孟子所稱又有武成則泰誓似可以不作漢武帝時僞秦誓出與伏生今文合爲二十九篇行世先儒多斥其非至東晉復有泰誓三篇諸儒以此較國語禮記荀

言系小角名已

孟諸書所引皆合故不敢疑然今考其文義悖謬多不類于聖人安得不別其是非而致誤將來耶故不揣而論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三字當作一

序謂武王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蔡傳駁之是矣而以爲史記亦云然則非史記云武王九年觀兵十一年伐紂耳惟劉歆三統歷以爲十三年伐紂與序同于是有據九年大統未集之文謂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之年受命九年而崩武王繼之免喪伐紂在十三年有據夷齊扣馬而諫武王謂父死爰及干戈必非卽位十三年始伐紂種種妄說皆爲雜說所亂耳夫無逸稱文王受命卽詩其命維新之意謂受天眷顧耳周公自后稷以後不窟失位竄于戎翟之間蓋幾不能自存公劉遷豳太王遷岐皆爲狄人所迫商之君未嘗過而問焉者以其爲戎狄之地荒服不屬也至王季勢漸強盛戎狄畏服商乃因而使爲西伯以馭諸戎文王繼之亦然故周之于殷非胙土分茅北面立于

廷者比也文王盛德以殷爲天下共主未嘗失事大之禮紂王亦樂其恭順故賜之斧鉞得專征伐密伐崇戡黎皆以天子命誅無道非爲私怨也武王卽位猶是文王服事之心因紂虐已甚天下畔之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蓋同于山東豪傑益起亡秦皆將滅殷歸周矣當時諸侯必有推戴周室奉爲盟主之事特書籍不傳耳武王此時若不順諸侯之請諸侯亦必滅紂商祀遂斬堯舜以來相傳之治法必不能復存于世且諸侯德必不若武王互相爭奪暴掠生民其禍滋甚故武王不得已而應之以安諸侯以存商祀以復湯政所以夫子稱爲應乎天而順乎人也紂王聞天下畔已倉皇無主寶玉自焚武庚既不可輔諸侯又無有賢于武王者武王因眾翼戴繼商而反湯政封武庚于故都作賓王家此其爲至公至仁之心史記逸周書呂氏春秋等書採俗傳之謬說貽諸後世令聖人受誣千載其罪大矣其伐商之年國語有云歲在鷄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左氏距周初不遠當有所據崔氏述曰武王十一年伐殷者亦謂歲在鷄火但武王歲當在壽星其謂十三年伐殷者亦謂歲在鷄火但武王

書經

二

即位先二年耳其謂冒文王之九年者亦謂伐殷歲在鶉
火但武王即位遲數年耳其伐殷之年無異也其說頗為
有見然委曲傳會皆為國語史載古事年月往往舛錯即
春秋三傳且然况於他書此泰誓三篇既係偽書益不足
信其云十三年蓋以洪範十有三祀謂武王克殷即訪箕
子不知箕子佯狂避紂斷無紂滅之時即見武王之理武
王即位及伐紂年月世遠無稽當
闕疑豈可因此致聖人蒙誣耶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曾氏曰曰王者史臣追稱之詞是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
父母

天地生萬物而人得其最靈靈之貴者以其聰明耳耳目不蔽于私欲為聰明聰明具而後可以為民父母此言能

發天人萬物一氣分形之理人君奉天子民之義語之粹而無可疑者也亶誠也信也愚謂尤有加厚意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
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

忠良劓剔孕婦

沈湎溺于酒冒色亂于色敢行無顧忌以族濫及無辜以世不辨賢否此節言紂之罪蓋皆實錄其語猶無大失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
友邦冢君觀政于商

文王服事殷未嘗萌一毫伐商之念其伐密伐崇戡黎皆伐無道以恭天子茲乃言肅將天威大勳未集是誣文王矣文不應受武必不出此言又曰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此語亦沿史記等書先觀兵後伐紂之誤夫武王猶是

文王服事之心也故即位十餘年而始有牧野之師其初曷嘗欲伐商哉夫固冀紂之改行也若謂觀兵欲伐紂因時未可而退是乃奸雄機智之所為豈所以論聖人哉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悛改也夷居蹲踞也狀其肆慢之意非第指夷居為罪也既盡也此言紂慢神亦是實錄然其義已該上文弗敬上天內似不必複說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此段孟子所引然其曰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則見其天心人望皆歸責己身不容不為天下靖亂

意此云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則第言己當順天耳義味遠遜孟子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

一心

左傳昭公二十四年萇宏曰同德度義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玩文義同德度義句乃萇宏語下乃引太誓也茲同力度德二句在此而受有億兆夷人四句在下篇細按之上下文意不甚連貫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武王固自言之矣天意在民天棄商而予武王于何徵之徵之于民而已使民尚未周知紂惡則武王未可伐紂也茲乃斤斤以不順天與同罪解免于民無乃非當日情事乎

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眾

底天之罰

聖人之祇懼天命者惟恐己德不修有負上天養民之意耳至于人之有罪與否固不遑及紂王無道天下人不堪其虐羣起而畔之歸周武王不從則天下必亂商祀必斬成湯善政靡有遺留而民益遭塗炭故不得已而應之耳豈必伐紂哉此言受命文考文服事殷何從而命武伐紂豈非自誣其父乎類上帝宜豕土猶無大害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尙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左傳所引加天矜于民句在上無大害而以民從己為幸亦非聖人語時哉弗可失則大謬矣聖人本無利天下心即從諸侯之請為之領袖以禁暴亂已屬萬不得已而汲汲焉恐失時哉此由偽傳文王戒武王時至勿疑及誤解詩遵養時晦所致必非武王語也

附解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孟子曰舜視棄天下如棄敝屣也伯夷伊尹柳下惠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凡聖人皆如是也孔子稱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後儒乃于湯武之事多不滿意以為不如堯舜弊由錯解孟子堯舜性之湯武反之之言不知孟子所言是其初用功時及其成功則一矣征誅之事難于揖讓非聖人必不能恰好愚于四子書已屢辨論之而人不以為然則以不得孔孟立言之意而此書三篇及武成又誤之也篇中言元后作民父母紂失君師之道不足以寵綏四方義極正

大可為後世人君箴規其必非聖人語者則不可不察也
註已詳不贅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

西土有眾咸聽朕言

次止也河朔河北也上篇已呼友邦冢君而告之矣此又云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豈上篇誓師時羣后之師尚未至耶且似武王倡為伐紂號召諸侯者然豈非大謬言羣后則非一方之諸侯所謂不期而會之八百國也乃言西土有眾又似止西方之諸侯者文義顯然乖戾至孟津河北本一地閻百詩辨之甚允先儒言渡孟津而後河朔者非也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
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
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聞

惟日不足終日猶以為不足四句狀善惡兩種人上達下達情狀逼真商王力行無度所以惡積而不可掩也罪人不惟免誅而且昵比之蓋取其媚已耳淫酗溺酒色而縱惡朋家作仇家自為朋仇讎于君子脅權相滅以權相脅而互相滅也上下人如此民之無辜被害者何算其顛天告冤理所必然自我有之皆為德故腥穢之行亦曰穢德此言紂惡當非過然紂惡已播於天下亦無俟武王悉數之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
成湯降黜夏命

此言天至愛民君當順天夏桀不順天而毒民天故命成湯代夏理之正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父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浮過剝傷害喪亡元良仁人也諫輔諫諍輔弼之臣襲重也國語單襄公曰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以三襲也林氏曰言紂之將亡周之將興至于夢卜休祥三者皆合其說優于蔡傳戎商伐商也愚按此節言受蔑天命廢祀典縱暴不敬酷肖惡人惟日不足情狀夏王以不順天而被黜則今紂之必亡可知第出之武王自言殊未安蓋聖人不得已而應天順人皆因民怨眾叛天下將亂若其惡未甚尚待攻取聖人必不肯為何天下皆叛紂矣而待決之夢卜以為戎商必克耶此言或出于臣下恐武王遲疑不決尚可國語所引未明言出于武王而此則直以為

武王自敘殊謬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夷人漢孔氏曰凡人也亂治周至也十人舊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闕天散宜生南宮适文母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劉氏以為子無臣母之義婦人謂邑姜皆非也周召文王時已分理文德太公武王之師必不以為己臣邑姜王后夫子豈稱為婦人二者皆當闕疑也自誇亦非聖人之語也

往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

首二句見孟子下三四句見論語然湊合一處文意不貫蔡氏曰過責也謂民皆有責于我然論語引之與湯萬方

有罪在子一人同義則不可以他解也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此五句孟子所引然必史臣贊武王之辭若武王自誇其有光于湯則非且尚未克商而曰取彼凶殘淺陋之至豈聖

人語耶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甯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孟子曰王曰無畏甯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見武王安慰商民之仁商民歸仁之切茲乃云不得無畏甯執心以為非我所敵是商民從紂尚堅也武王何汲汲于伐商哉百姓懍懍若崩厥角稽首蔡傳謂商民畏紂之虐危懼如此果爾則上文罔或無畏又何云然哉蓋曲為解說不知其悖謬必不可信也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一德一心固足貴矣然當于平時此戒羣后與己一德一心伐紂似諸侯尚未深服于周而紂猶若為勁敵者然斤斤戒以一心大似春秋戰國諸侯搜伐時語不似武王語矣

附解詞義多湊其為補綴顯然必非當年真書也林之奇亦

謂必有所增損潤色猶以為有可信者亦非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眾士

厥明孔傳以為戊午之明日然上文言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之誓矣次日又誓而所以誓者仍臚舉紂惡而已一似武王惟恐不得志于紂諸侯尚不知紂惡而諄諄告之者噫此豈聖人心口耶且大巡六師明誓眾士與徇師而誓有何大分別此皆偽作者強欲分為三篇作此疊牀架屋語其弊顯然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
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
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
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

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祝音短

中篇已云西土有眾咸聽朕言此又呼西土君子而告之
所告之理仍上二篇意耳武王何絮叨不已如是天有顯
道厥類惟彰言天有至明之道善惡各以其類應今商王
受所行如此上帝所以弗順而降是喪亡之災爾其孜孜
奉予一人恭行天罰也似西土之眾猶有不甚從武王者
可笑斲朝涉之脛孔傳謂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
斬而視之破比干心見史記為炮烙之刑以悅妲己見烈
女傳祝斷截也公羊傳子路死子曰天祝子時是也紂無

道實事當有之而天下
尚不知待武王言之乎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

讐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讐爾

眾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撫我則后虐我則讐孟子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寇讐
之論所由來也民岩可畏其義本如此孟子曰殘賊之人
謂之一夫是獨夫註釋也惟謂紂為世讐惡本斷非武王
語閻百詩曰當時百姓讐紂固往往而有何至武王深文
之為世讐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發端汎語也何至武
王易其辭為除惡務本以加紂身湯誓師不過曰爾尚輔
予一人致天之罰牧誓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如是已
耳何至此云愚按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讐篇首
呼西土而告之西土臣民文武仁政久沐何自而與紂為
讐武王嗾使之讐紂噫其甚矣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

厚賞不迪顯戮是武王賞使誅紂以成己功稍知大義者不為而謂聖人為之乎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

周誕受多方

墨子有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此與之大同小異以美文王義無大害而繼之曰惟我有周誕受多方當紂未滅即對諸侯自詡淺陋豈復似聖人語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

小子無良

此六言見禮坊記子曰善則稱親過則歸己引此以證蓋當時天下雖已叛紂歸武然武王之意以為此非予小子之能惟文考無罪于天天故佑之而及朕若受萬一克予則非文考有罪是朕之無良天不佑也歸美文王而不敢

自謂能克紂此其為聖人之言若誤解而以為武與紂儼然交兵對壘不敢自必其克是真以力取矣何得為應天順人哉此數句係周書原文然不得其解猶足誣聖况顯然悖謬乎然置此數言于篇末以通篇文義核之亦不足以收束其為補綴之誤又可見也

附解太甲說命泰誓各三篇皆今文所無前人多疑之然彼

六篇文義相足此則可以不必三而三其數紂之罪層見

疊出毫無和平之致且誓之為義王于約束將士而已甘

誓費誓牧誓大畧相同此三篇文體不類况淺露近於惡

罵稍知禮者不為况聖人乎故當斷為偽作也

牧誓

諸侯競相伐紂武王統一之以靖亂至于商郊牧野約禁將士史記其事為此篇牧今河南衛輝府淇縣南今文古文皆有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

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甲子漢孔氏曰二月四日也昧爽猶黎明牧之野在商近郊故曰商郊牧野乃之云者緩辭也時天下皆畔紂必以周有盛德羣推戴之若不從其請商亦必亡亂尤益甚故武王順而統率之至于商郊蓋兵臨城下矣武王恐將士殘掠乃誓以止齊于此見紂之失道而武王非以力取之上文泰誓三篇之偽益昭然矣黃鉞黃金飾鉞漢孔氏曰左手杖鉞示無事于誅右手把旄示有事于教是也逖遠也西土之人武王所率親軍孟子所謂草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也其人素服習于周德無俟慮其縱暴故但先慰勞之而下文乃特誓從征諸國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子

其誓

更端而特誓故復用王曰字嗟歎息以致其不得已之意也友邦冢君天下諸侯御事治事之臣指下司徒至百夫長八者唐孔氏曰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是也誓在軍者故不及太宰太宗司寇非未備六卿之說亞次旅眾蔡氏曰亞者卿之貳大夫是旅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門者千夫長百夫長以所統人數為其號以上皆指諸侯之士非武王自率之眾也庸上庸今湖廣鄖陽府竹山縣蜀今四川成都府羌先零抱罕之屬今陝甘以西南接蜀漢塞外髡與微不知今何地盧杜預以為中廬縣襄陽南漳縣東北有中廬故城古盧戎近庸彭即今四川彭山縣濮建甯郡今湖廣荊州府石首縣之南此八國者素服文武

之教自以師從者也稱舉戈戟也干楯矛亦戟屬長二丈
唐孔氏曰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益以扞敵故言
比矛長立之于地故言
立三句戒其肅靜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蔡氏曰索蕭索也牝雞而晨則陰陽反常是為妖孽而家
道索漢孔氏曰喻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也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
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
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
之罰

婦姐己也列女傳曰紂好酒淫樂不離姐己姐己所舉者
貴之所憎者誅之惟姐己之言是用蓋本此也肆大也肆

祀謂天地宗廟社稷之屬答報也王父母祖也不迪不以
道遇之詞含蓄不似泰誓之怒詈故為聖人語也恭行天
罰謂天下離叛諸侯期會伐紂是天意罰之使然己
亦惟恭承天意不敢有違此足見其不得已之心也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勸哉不愆于四
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勸哉夫子

愆過也步進趨之節止齊止而整齊勸勉也伐擊刺也○
按諸侯之師甲子朝至牧野紂即以是日亡蓋人心離畔
兵不血刃至于城下紂聞變罔措寶玉自焚初未嘗大相
交戰故夫子曰壹戎衣而有天下也此言今日之事不愆
于六步七步不愆于六伐七伐乃止齊蓋武王見紂亡在
即恐兵士乘勝暴掠故戒之整齊步武以歸嚴肅非至此
始教之以兵法也觀不
愆及乃字之意可見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勸

哉夫子

尚上同桓桓武貌貌一名執夷虎屬諸侯之師不一故歷形其狀逐迎擊之也奔北而降者役服役也言今諸侯之師各尚桓桓或如虎或如豹或如熊或如羆洵稱武勇矣但今日之事惟在安民不尚誅殺爾等于商郊勿迎擊其來奔者使隸我軍伍以供役使蓋諸侯之師不一武王諭來降者使歸己屬故云以役西土也

爾所弗勸其于爾躬有戮

申言不遵命者有戮以堅其志

附解周自不甯失官竄于戎狄公劉大王自立國于西郵與商無涉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蓋以其為共主崔述曰服事云者不過玉帛皮馬卑詞厚幣以奉之非委質而立

于其朝者也武王伐殷乃因諸侯皆畔順人心以安天下誓于牧野畧舉紂罪而曰恭行天罰蓋民心已去即天意降罰也步武止齊不過申明軍律以禁暴掠尚桓桓非冀勉之詞虎貌熊羆非誇己軍勢之盛前人誤解則似武王本不以德服人而待以力克紂本文弗逐克奔以役西土等語俱說不去矣或曰子言諸侯皆畔武王不得已而順人心亦有據乎曰史記劉敬傳說高帝曰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劉敬去古未遠當有所授第其言不詳詩言會朝清明夫子言壹

戎衣而有天下應天順人孟子言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若天下諸侯不畔紂而武王必伐之且八百諸侯有一不戴周之德歸心武王又安能壹戎衣而遂定自來言周以甲子興紂以甲子亡此篇言甲子昧爽朝至商郊是紂聞諸侯皆畔衣寶玉自焚為實錄惟未嘗交兵故夫子謂其為壹戎衣而已奈何不信孔子而信雜書令聖人蒙冤且使亂臣賊子藉口乎

武成

按史記武王克殷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序則謂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大畧

相似但古文武成篇漢建武之際已亡後人補綴而為今書一篇其文既有錯簡至宋劉原父輩始各自為更定至朱子而益密蔡仲默因之為今考定武成篇然其義終多乖舛不得為古文之完書今詳著于篇以俟觀者考焉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劉歆作三統歷引武成篇八十二字其辭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蓋武王以一月三日癸巳伐商二月八日戊午渡于孟津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明日庚申二月朔四日癸亥至牧野五日甲子紂王死三十日己丑朔大寒中明日閏二月庚寅朔此劉歆考驗的實而著之者即此見當建武以前劉向父子校理祕書時真古文武者成篇尚在建武之際始亡故劉向著別錄云尚書五

十八篇而班固志藝文尚書止五十七篇也然其文古質今書不類惟此節相符則錯落可知矣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脩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據劉歆三統歷武王以一月三日癸巳伐商二月五日甲子誅紂是歲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己未朔四月己丑朔十日甲辰望十七日乙巳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是為二十日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是為二十三日武王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是為二十七日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以歷法推之甚合今以四月哉生明為王至于豐其說殊無所本以丁未祀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亦與其事相乖不可信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列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孔子言道王太王王季文王是周公事然武王有天下數年而崩則斷無不追王三王之理但禮制未備故周公成之其追王也必在天下大定之後今伐紂時告諸侯俱稱王是武王未滅紂即稱天子矣誣聖人之至將竝孔子之言亦誣可乎哉聖人無利天下之心文武以聖德敷化即使天下無一夫不得其所乃分內所當為至德孚于國內而天下聞風向化亦非有一毫要結之心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武王猶是文王之心也不得已而應天順人豈以有天下為樂哉今乃云惟九年大統未集是文王已有伐殷之心夫子所言服事者不足信矣且九年從何計

算起于是史記遂以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之年泰誓十有三年爲蒙文王之九年而言又以文爲受命改元皆此數句作備必不可信也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以其德與天通心與天合祗承天意在平日脩身愛民至于討亂誅暴必其人之罪自絕于天而天已棄之不得已順天意以誅罰紂之罪浮于桀天下怨眚若不順諸侯之請紂亦必滅湯祀斬而天下亂民生塗炭武王何嘗自謂能正於商且湯之告天也曰予小子履敢昭告于皇皇后帝云云卑已請命而武王自云既獲

仁人華夏蠻貊罔不率俾詞氣誇張全不似聖人語矣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筐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筐厥玄黃數語孟子所引自是武成原文所有然孟子言有攸不爲臣東征君子元黃以迎非謂伐紂曰紹我周王見休言紹其行事乃見其美今作昭字加震動字且原文是史臣贊武王之辭若武王自言則不通矣

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此數語應與罔不率俾相連乃順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

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牧誓曰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明牧野在商近郊也以商郊牧野為兩地大誤血流漂杵孟子嘗疑其過此云倒戈攻于後所致理自可通壹戎衣而有天下夫子形其得天下之易此以壹戎衣三字橫插中間文氣不甚順適其為湊補之文可知

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此節當是武成原文其言義理無疵與經傳亦合惟史記因此言召公釋箕子囚命畢公釋百姓囚表商容閭命南宮适散財發粟命閔天封比干墓一一鑿指其人可以不必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

祭悼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此節義亦無疵當是原文

蔡傳考定武成

武成之為書自孟子已有不盡信之言經漢亡逸而諸儒綴拾殘編以為之不特文字錯簡即意義亦多舛戾愚既已辨其說于右矣茲蔡仲默考定武成本于朱子雖非原文而文義較諸家為順學者習而誦之不可以不存也故附識于左而疏其字句焉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一月蔡氏以為建寅之月是也商周建子丑謂以子丑之月為年節如今封開印信賀節于此時也其四時節氣仍從夏令第四時寒暑政令既不可易而年節乃在子丑月實是不順故夫子告顏子以行夏之時詩書春秋所記大

約皆夏時而說者不得其解委曲附會互相辨詰勿為所惑可也日為魂月為魄日月合朔陽上陰下月體不明故謂之死魄然又謂之朔者朔蘇也死而復蘇之意旁近也近于死魄之時潘氏士遴曰朔後明生魄死如前月大則次月初二日魄死而明生矣此云旁死魄當在朔日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會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底致也漢孔氏曰名山大川河也武王師行所至告于山川亦理應然但語自夸則非耳今姑就文義詰之有道

謂文王以上周王二字不通蔡氏謂史臣追增然果武王告神之詞史但當錄其原文何得妄增且牧誓曰今予發有大正與湯有罪不敢赦詞氣相較迥殊豈武王語乎為天下逋逃主二句左傳申無害字所引以為數紂之罪以告諸侯不曰告神也然尚無大害仁人孔氏以為太公周召之徒可通畧謀也華夏二句以為禱其將然之詞則通祈神相以無作神羞果如此云紂尚未至于天怒人怨武王尚不能必其可以遏亂而汲汲于伐紂豈聖人之為乎且武王自云予克紂非予武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其謙謙若是以之較此不亦謬乎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此段之誤已見上原文解中間百詩曰古孟津在河北而云逾孟津則在河南謬矣

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此節當是實事政由舊由湯之舊政也蓋自堯舜以來聖人修己治人之大經禹湯相承以維世而紂亂之故武王不得已而應天人以伐之及紂已亡即反其暴政一本成湯之舊以安民是民被武之德仍沐湯之德此其為聖人相承之心也比干墓在今河南衛輝府汲縣北十里式軾同車前橫木古者立而乘車有所敬則俯憑之鹿臺一名南單臺在今衛輝府淇縣鉅橋在今直隸廣平府曲周縣東北禮賢惠民聖人之常故不俟期而即為之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四月哉生明以算推之不合說已見上武成錯簡原文註歸馬放牛示天下不用兵禮記言之則實錄也豐在今陝西西安府鄠縣東桃林今陝西潼關東南接河南閩鄉縣界牧牛山亦名夸父山服用也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生魄丁未以劉歆三統歷核之亦不合說亦見上陳氏櫟曰既已然之辭以望與既望例之哉生魄十六日既生魄十七日其說是也諸侯及百官受新命于周駿爾雅曰速也柴望燔柴祀天望祀山川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

小子其承厥志

先王后稷以下本未嘗王尊祖稱曰王耳紂未亡武王即追王其祖文王服事而言其有意伐商大統未集大小畏力懷德夸張之至豈復成聖人語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筐厥玄黃昭我周

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元黃色幣昭我周王天下皆明周王安民之意孔子所謂不失天下之顯名者也天休震動天休之所震動歸美此節及下節皆史臣之辭今以為武王自言則不通其謬已見前註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

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漢孔氏曰五公侯伯子男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是也惟賢惟能賢能必稱其官事也五教五倫之教食足而後教可施喪祭誠而後天性篤故重之信民所以立義事所以宜德者天爵故當崇功者忠良故當報綜武王初政之大畧如此於義無大害然竊取論語之言入內又不能括聖人治功精要亦屬淺識

附解武成一篇當是史記武王伐殷始末而其書早亡一二

殘文見于諸書蓋不可識其語之所由矣晉世晚出武成篇中多謬語然猶幸其錯簡昭然讀者知其非完書即可以知其不足信自朱子考定而蔡仲默成之于是士林沿習竝其乖謬之詞亦據為實事是前人考定不為功而反為過矣夫聖人之心與天地同無論性之反之及其成功

一也湯武既為聖人則心理自無毫髮之疵孔子孟子皆以堯舜湯武並稱而先儒每不足於武王由此等書誤之也故愚就其殘闕原文辨正之而亦存朱蔡考定之文俾學者知其本非全書不可強為之說致聖人蒙冤焉

洪範

洪大範法也自伏羲至于堯舜聖人相繼維世之法畧備矣禹彙而存之敘為九類總括至道後莫能外故曰洪範蓋聖人則天以安萬民皆本天地自然之理為民生當然之法武王訪箕子以治道而箕子陳之言外此無治法耳非箕子自作也今文古文皆有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商曰祀周曰年此篇周史所記而曰祀者以明箕子未嘗臣周武王待以賓師于義兩相得也訪就而問之箕國名今山西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武王克商就箕子而訪之序謂勝殷以箕子歸作洪範者謬矣武王豈不知治道者訪箕子謙也箕子據常理以答之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

倫攸敘 相如字

乃者王訪箕子不止此數言史臣錄其要重其言故重此問也箕子稱舊爵者武王尊禮之從其志而稱之也陰隲默定之意相協相和合居止彝常也倫類言天默默安定下民使和合其居但人倫常道而已我今受天之命將所以保合斯民必求其所以和合而長治久安我不知倫類所以長安其生如物次第自然不紊者何在蓋問永久安民之道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陜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
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斃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
九疇彝倫攸敘

乃言者以武王非不知治道者而請益於己鄭重而思舉
其要不遽言也陜塞也汨亂也陳塵久也汨陳汨沒而久
廢也帝上帝與也九疇九類斃敗也九疇之理自禹以
前聖人皆以脩身治世敘為九疇則自禹始耳鯀陜洪水
民不得安居九疇何自而施云帝震怒者為其拂天意而
幾致彝倫沒也禹治水定民居而後九疇可施云不畀天
錫猶言天奪之監天誘其衷重其事故歸之于天也乾道
變化其數以九為極禹敘九疇竊取九數謂千變萬化不
越乎此而後人重之謂如洛書之九宮規模合非也圖
書皆出于伏羲時禹敘疇擬其數非禹時洛書始出先儒
紛紛傳會曲說皆非也洪範之稱而曰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
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
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此述禹所敘九疇蓋禹之原文也曰初曰次禹所敘次第
敬用等字亦禹所定非箕子所加也五行天之大事用萬物
不能外故列首人秉五行之全其大者在五事五事修而
後可以應天理故次二敬則該內外動靜之功矣五事合
乎天則身脩而可以治人故三繼以八政農讀為醴厚也
紀錯綜而條理不亂也協人合天也皇極王者立德以爲
天下歸五中數地以此幹運萬物王者居中立德以理
萬民其象相合故五次以此是又用三德治民以此也人
無二理而氣質不齊有此三者蓋本皇極而推之故次六
脩身治人則道全矣而不致自是則必稽疑故次七脩己
治人之道盡而更稽疑則吉凶可得而識故次八庶徵之

美惡殊則福禍異故次九以五福六極嚮勸之使嚮慕威
懲之使畏懼也此節但述其文下文或止禹原文或箕子
以己意衍說
當分別觀之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
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
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下箕子以己意衍說之天地太極而已幾動靜而有陰
陽陰陽互為消長屈伸而生五行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
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本于河圖天一水
生于北地二火生于南天三木生于東地四金生于西中
五土為生之主即此一三三四五之序也陰陽互為其
宅則共成其用故陽生者以陰成陰生者以陽成而此不
言成者統于生數也水天所生也而潤下火地所生也而
炎上明著陰陽交感之義矣陽生于北而盛于東木發其

華陰生于南而盛于西金成其質土為中氣天地之藏以
蓄養萬物五行相須其用無窮此特著其質性氣味以明
民生受氣成形之本潤而又下炎而又上曲而又直從而
又革皆陰陽之義味則各專于一者從其既成言之如水
始生不鹹久則鹹矣他倣此土兼五行而其生之德莫盛
于稼穡故特以之言種之曰稼斂之曰穡爰于也言惟土
之德于是有稼穡以養人非
以為名也作甘得中氣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
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
作聖

上文言人秉五行成質之槩此言人秉五行成性之槩五
行之理在人身者不一獨以五事言舉其大也貌屬木發
其華言屬金宣其聲視屬火外光聽屬水水內明土生
萬物思生萬事漢儒之說近是而蔡傳非也木森然行列

恭之象故有貌即有恭之德金以聲相應言故有從之德
火無不照水無不澄土無不容故明聰睿之德亦皆自然
而有也作肅五者則五德之用而人所以合天作肅人望
而畏作以人悅而治哲無微不見謀無善不納聖則思之
通明也疇言敬用而此不言者著其德與用而敬
字在其中且敬者得天自然之理非由外鑠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

寇七曰賓八曰師

食民所以生貨用所以給祀以報本通微是皆天地之利
人心之良自然而不容已當然而不可緩者司空奠居司
徒立教司寇罰姦其事統乎教養之全而其制非上立
故獨以官言之賓以敬讓相親師以除殘止亂常變治忽
該焉食為民天則居首兵不得已而用
則居末政之事至多八者已該其大凡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紀如綱之有紀天之功用著於時人事必準天時乃能有
成五者該時之用四時週則成歲歲者因歲星一週而得
名也歲無不統故居一月陰精積二十九日有奇而一週
天一月者因月而得月也日陽精每日繞地一週積三百
六十五日有奇而一週天一日者因日而得日也天體渾
成運行不息以分至啟閉定一歲以晦朔弦望定一月稽
出入辨昏旦以定一日而天道可準矣星有經緯經星二
十八宿緯星金木水火土五星辰日月所食十二次元楊
星紀析木大火壽星鶉尾鶉火鶉首實沈大梁降婁姬訾
也察星之遲疾順逆伏見彗孛流隕以知天變考日月所
會之辰以定歲差節候歷數者占步之法蓋日月星辰隨
天轉旋以成歲功其盈縮遲疾莫不有自然之數因其數
而制為歷于其當行則有推步于其變動則有占驗之法
而歲月日星辰皆可紀矣天象有自然之理數人君因而
準之定以五者與天
合其功用故曰協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

于汝極錫汝保極

蔡仲默曰皇君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取正者也皇建以下申明建用義五福即第九疇之五福上時是也下時如字錫與也保相持守也言人君誠建其有極則人倫道盡克享天心五福必集又斂此五福以敷布與庶民於時庶民于君之極亦皆相與保守不替與君同保此極即與君長保此福蓋天理責備於一人一人造福於萬姓不可苟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申明建極保極所以一體之義庶民凡為民人有位者也民無所嚮方則以淫相黨臣無所敬畏則以私相附苟其無之必由惟皇作極此所以建極為保極之主也作有振興變化意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

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此下箕子衍說禹言之意庶民甚多安能必其無有淫朋惟皇作極舉善而教不能乃為能建極保極意猷善謀為經濟守操持念之不忘也協極合于善罹咎陷于惡而語詞康色正其容也○言庶民才質之美者或有猷或有為或有守汝則念之必思所以顯庸之其有不協于極而亦不罹于咎者人君當受而裁成之一旦康其色善其言汝則錫之以福夫然則庶民觀感而興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矣

無虐烝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申言勸懲竝行乃可以建極也虐不恤之弊獨孤賤者高
明寵貴者羞進也羞其行益進于成德正人有德之人穀
善也好于而家忠愛國家○承上言錫福非但姑息之謂
必勸懲竝行庶民眾獨有位高明人君無虐此畏彼當一
體裁成之凡人之所以有能為者獎勵使益羞其行則在位
多賢邦其昌矣所以必獎勵者凡厥正人既富方能勉于
為善汝不忠信厚祿以待使其有奸于汝家則是人無辜
受屈矣于其不好德之人汝若不知而亦錫之福其必反
為汝作惡是豈作極之道哉葢用
人為建極之本故反復申言之

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
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
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
訓

偏不中頗不正也義古音讀為俄與頗字叶唐元宗
為陂誤當從古本義宜于事理而中正故就偏頗言道愜
乎人情偏偏于己黨黨于人蕩蕩廣遠平平正反悖常側
惡言偏偏于己黨黨于人蕩蕩廣遠平平正反悖常側
傾斜與正直反會聚會歸依歸也曰箕子更端之辭承上
言舉善教不能無論貴賤一體裁成之正人進而無善德
者不得作咎則民遵蕩平無敢私作好惡譬王道於道路
蕩平正直眾人皆會之歸之所以然者人君建極於身德
至而敷言皆善民乃敬信守以
為常服其教于帝之訓是依也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
父母以為天下王

又申言所以是彝是訓者以建極之身存父母斯民之心
也訓傳述教化行身體力行光道德之光華庶民去天子
遠而于皇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則上下無二理即無二心
故近天子之光而羣相稱頌曰天子誠民父母而為天下

王也言民保極必如斯而後可禹敘疇祇言建極箕子以皇極為敘彝倫之本故詳釋之如是其學可知矣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

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正直剛柔三者亦氣質所稟故曰德民生稟賦不齊自然有此三者人君當因其質而裁之以歸于中故曰又用三德一曰三句言其目平康三句言其狀沈潛二句則所以父之也克勝也平康平易通達之意正直者順理而無私曲如康衢平坦不屈曰彊友順變和也堅彊好勝者剛勝和順近人者柔勝二者皆與正直之平康相反故人君當以剛克柔以柔克剛使皆歸于中道沈潛如水深潛閣退不及乎中高明者如火外朗剛發太過乎中人君既有以建極又以三者造就斯民民其有棄材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

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

僭忒

此節箕子申言所以又用三德之故皇極之君以德化民而權威未嘗不肅也故又用三德必不可少福爵賞威刑罰玉食珍食忒過差也惟君操福威之權享玉食之奉臣下所不敢望故以三德又民而後民無不歸極者如臣下或有侵其權則必害于其家凶于其國凡有位皆效尤傾側而入于頗僻民亦僭差甚言權之不可下移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稽考也龜為卜著為筮劉向云龜千歲而靈著百年而一稽考也龜物之靈且壽者皇極之君既建極以承天矣而猶恐常變安危未能虛心以應恰合乎中故有鬼神以而從違未決者則以卜筮考之朱子曰卜筮實問鬼神以著龜神靈之物假之以驗其卦兆是也擇建審擇而建諸天地言所以立卜筮之故也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恐其人

品不正而術不神則不足
足以通幽而決疑也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

此列卜兆筮占之體也卜法以火灼龜其壘拆形狀有五
種與五行相配有滋潤如雨者水之兆開朗如霽者火之
兆蒙昧不明者木之兆布散絡驛者金之兆交錯相克者
土之兆筮法按河圖大衍之數虛其一而不用用著草四
十有九揲之三變而成一爻十八變而成六爻下三爻為
內卦上三爻為外卦合內外二卦乃成一卦六爻不動則
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有動爻者以遇卦為貞之卦為悔
之卦者變而別成一卦者也王安石曰貞者靜而正之意
悔者動而過之意動乎外豈有悔哉而以悔名者悔生乎動故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衍推忒過也上文卜筮之體共七卜五而筮占二
推衍以盡其變知人事之過差即所謂稽疑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上文占字專以筮言此占字兼卜筮言卜筮以質諸鬼神
兆雖可見而幽微難測三人同占以參是非從其吉者慎
也之至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此下箕子衍說卜筮之用必內斷於理外協於人非專恃
卜筮也大疑關係安危久遠之計者謀及乃心理已晰矣
而又謀及卿士庶人期於公是非之至當然後謀及卜
筮以質神明蓋聖人不專求之卜筮亦不敢外卜筮而自
用如此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
孫其逢吉

己見審而人謀龜筮悉合此理之至當天
人協應者故謂大同而決其康彊後福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己從而龜筮亦從是其理當而神明許之
也卿士庶民或見有未及故吉而可行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卿士從而龜筮亦從是卿士之謀善而神明許之
己見或蔽於私庶民或囿於淺故吉而可行也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庶民從而龜筮亦從是民心之公理而神相
之己與卿士或未悉民隱故吉而可行也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己見與龜合而筮與卿士庶民逆非全吉也故但可為婚
祭等事不可為征伐大事唐孔氏曰經言龜從筮逆其筮

從龜逆為吉亦同故孔傳言龜筮相違見龜
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者卜人欲令公舍筮
實長也易繫辭云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
來智以藏往聖人演筮為易所知豈是短乎其說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蔡氏曰靜守常作動作也稽疑以龜筮為重龜筮
共違是人謀雖善天心不從也故以靜守為吉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

庶草蕃廡

徵驗廡豐也雨潤日暘夏燠冬寒風行四時此天地陰陽
之氣自然有此五者時各以其時至也五者皆當其時則
萬物蕃盛即至細如草亦蕃蕪而萬物阜成可知又按五
者祇一陰一陽消長屈伸之氣其布於四時則春溫多雨
秋燥多暘夏火故燠冬水故寒風則貫於四序揚子雲孔
安國皆同此說下文言五事得失而休咎應之只大槩言



其理以明天人相感之機蔡仲默亦言必曰某事得失則某事休咎徵應亦膠固不通而不足語造化之妙矣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五者運行陰陽之所以和會極備而過多極無而過少則陰陽不和人物無以生養矣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

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

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

推言庶徵之本于人事以明所以念用之故也無禮則狂事紊則僭不明則怠無謀則急愚滯則蒙五事之得失各相反也天地氣化本無不和人君五事修而和氣應為休徵否則戾氣而咎徵肅者導和氣于人羣雨則被膏澤於庶物乂者剛明足以治紛暘則著高朗于宇宙哲者昭融有似於燠之含有和暖謀者深密有似于寒之凝結閉藏

聖則無微不察風亦無微不入咎徵反此此亦不過即其形似之意以見天人理氣感通必鑿以求則迂滯而不通矣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此下箕子推衍其說明天道驗於時歲月日時無一息不當省察而修身省察即上文念字之意也王與卿士師尹同任經世理物之權則皆當念庶徵以自省歲月日亦大槩言其職任大小之意而非謂王緩于臣下也王綜權綱而其去民也遠故其庶以積歲之得失而成卿士較近師尹則日與民相接故其省惕倍之實則念念不忘警惕上下皆宜然也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

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甯

積月成歲積日成月積時成日故上文只言歲月日而此言歲月日時且互言曰日月歲時不時時警惕又烏以為歲月日之省哉無易即上文時字意既易即上文不時意以時字屬下為一句者非也申時行曰百穀成天時有生地利有養也又用明五辰既撫庶績其凝也天地交而賢人出因之明揚陰陽和而家道昌因之平康五氣之順布有以感之實五事之交修有以本之是也王氏肯堂曰休徵先大後小者見休徵之效必關于一歲善必積而後成咎徵先小後大者見咎徵之害初起于日月惡雖小而可懼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

從星則以風雨

天人之理無貴賤一也而上言王與卿士師尹皆當省察獨遺庶民此故申言庶民惟上所命以專有位之責也箕四星狀如箕畢八紅星如瓜父箕好風畢好雨自漢儒云然愚案經止言有好風好雨未言箕畢詩云月離于畢

而雨非謂畢好雨箕好風更無確證夫風以散之雨以潤之皆天地氣化所以生成萬物天以日月為綱至陰至陽運化不息而生成以溥星則日月五星之散氣耳故以喻庶民好風好雨喻其情之異耳非星能為風雨舊說天有黃赤二道日月有九道非天實有此道也日月之行有遲有速故因其合散分為數段以別之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南北極之中度最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黃道之北謂之黑道行黃道之東謂之青道行黃道之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竝黃道為九日行北至東井去北極極近為夏至南至牽牛去北極極遠為冬至東至角西至婁去北極中為春秋分月行立夏至春分從赤道所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南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不言日從星者日為陽精然無盈虧陰陽舒斂之迹不見月則二十七日有奇一周天而與日會斂其氣以藏用而生魄舒其氣以顯仁而生明記日月以會斂其氣以藏用而生魄舒其氣以民若眾星然星有好風好雨之異民之嗜欲不同似此日

月之行則冬夏由是而分非星可得比也然日月正未嘗
外星以為功觀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是月無好惡隨星之
好惡王猶日也卿士師尹月也風雨會而陰陽和上下通
而治道立此庶徵之所以必本於君身而民為天心王與
卿尹必先
自省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甯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壽為德徵且承先裕後尤賴故居一富可以孝養給人康甯立德立功賴之攸好德善足成己成人考終命全受全歸五者人君敏於己而錫於民使知所嚮者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凶短折遭凶害而夭歿也疾則身危憂則心困貧者無以養惡醜惡弱羸弱孔傳是也五者皆得天不足而阨其生者也惟德可以挽之此就其已成者言人君以此戒其臣民時存畏惕修德于豫故曰威用六極也

附解自開闢以來聖王迭起經世理物之法至唐虞而大備

洪水為災十有餘年民生不聊尚安能使之敦行踐禮迨

禹平成以後堯舜乃脩明先聖之法養教斯民使各安居

樂業箕子故以彝倫攸敘歸禹彝常也倫類也非謂五倫

而五倫自在其中誤解似武王不知天勅天敘至是始問

五倫就理之義者夫文武承堯舜禹湯之道自公劉而下

至太王王季文王聖聖相承德化遠被舍五倫何以為道

何以為德文武相繼天與人歸會朝清明周公因而制作

禮明樂備若不知彝倫攸敘之道又安能折衷至善垂為

千載令規然則王所以訪于箕子者何也武王聖不自聖念己世居西陲先代聖王治世大法藏在王府自唐虞至商世世守之紂爲無道天下騷然先王治法多滄民生日用倫常其不合道者尤多今將安而定之使民生永奠必講求先聖之法此當問者也又念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總不能平法積久而必敝聖難繼而卽衰將使彝倫之眾久安長治有治無亂當用何法一片仁民壽世遙遙無窮之心故發端歎息而起而史臣特以王乃言曰明其意敘彝倫者堯舜其道則羲軒以來羣聖次第所成亦非堯

舜特創夫子稱堯則天以其承往聖而益加明備箕子言天怒鯀畀禹若禹新造者以洪水之患前聖之法幾湮非平成不能復明且禹又彙前聖之法敘爲九疇使後人有所遵循豈武王必待箕子始知哉因此篇總括聖德王功之全故名曰洪範耳而後人傳會衍說一似羲黃以來聖人俱不知此獨箕子知之一何可笑其必言天錫禹者洪水之患民無以生尙安能講禮義堯舜雖聖功業亦無所施非禹平成則人且將盡安有彝倫故鄭重而言此道深賴禹耳故特以天意歸禹而珍重之其文亦用乃言曰者

箕子以武王固聖人今虛懷訪己治道武王已知更何所陳但禹所敘九疇藏在商之王府武王想實未得見故以己所聞詳析告之又間以己意細繹之乃言者鄭重之詞其意則謂治法外此無他道非禹始創其法武王亦不知其法而箕子獨得之因王訪乃告之也前人以箕子爲不死有心傳道武王非箕子不能敘彝倫其謬可勝言哉禹恐歷久淆散綜其要畧敘爲九疇名曰洪範謂其無所不包也至其彷彿洛書之數別爲九章不過偶然依附如夫子言文武之政列爲九經以明大要非有甚深之義也洛書

與河圖同出伏羲世非禹時始出禹亦非得洛書而後敘九疇後儒穿鑿附會殆不勝計而劉向五行傳及京房之徒遞相流衍其妄愈甚近代諸儒有謂洛書本書非邵康節所傳九宮之說因謂河圖洛書伏羲未嘗則以畫卦其見猶漢儒以初一日五行六十五字爲洛書本文也孔穎達已疑之其謬蓋不足辨今愚折衷諸說不廢漢儒亦不廢蔡傳惟求其不謬于聖人如相協厥居明太祖常非蔡傳以爲但屬天言拋卻人事然不知其言君相承天宜有以敘之五行水火木金土不以相生相尅爲序自是彷彿

圖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之義五事八庶徵雖就五行言然
祇大槩言天人相通之理朱子及蔡傳不如漢儒之允也
五事之修必由誠中形外非區區制束官骸即可臻于純
備庶徵之休咎由人固已然盡其道于己而不必求其應
于天其或有咎徵則必思己之過或有休徵不言己之功
可也故五事曰敬而庶徵曰念入政養生送死禮樂兵刑
皆括其中爲人道之當然五紀爲天象之自然建皇極者
盡人道以合天道而已三德舊說以正直剛克柔克屬君
而解平康爲平治之世彊弗友爲強梗之世變友爲和順

之世夫聖人之道一而已以之修己卽以之治世德備中
和剛柔悉協豈有正直僅可施于治平而不可施于其他
哉弊由不得本文語意橫生枝葉今正之稽疑聽于卜筮
以建極之君德盛化神猶待鬼卜此義亦不可不明也雨
暘寒燠風乃造化陰陽之用不必定以五行黏合而經以
肅又哲謀聖立說者欲人省其在己小心聽天也執一以
求符應此漢儒曲說所以不可通而賈禍王省惟歲以下
舊解亦多拘滯今皆疏之學者當以義理求諸于心而審
其可否乃能定其得失惡弱蔡傳訓爲惡柔弱蓋疑貌之

惡身之羸不足爲極也然生人聰明壽考本于天授其秉氣之厚薄半由人爲先澤之隆汙己身之修悖不齊而氣化應之經列此六極使其極者知得天之薄而警惕修爲則可以化凶爲吉若爲惡則人之所爲非性善本體志氣弱亦由自惰未知脩身立命之法不得以爲天之極也凶短折祇是凶害而夭折者分爲凶死短命二事非也夫聖人之心固天心也以其道盡之己尤欲以其道及于人無不得天之理氣而生即無不可全天之正氣而聖特上無以作則下無以維持則天與人遠而斯民展轉淪胥

而無何洪範明天人一理括治功大全而標爲九章前乎禹者羲農唐虞其道以是而開後乎禹者湯武孔孟其教以是而廣禹之功所以大非武王虛衷箕子至德九疇遂廢史臣以其爲聖人治萬世法紀錄之而學者多不得其的解紛紛多爲之說遂至康莊化爲荆棘矣安得不詳辨之禹敘爲九類本無他意箕子閒或以己意衍說亦祇是推廣其義混看者非

分器 篇七

旅獒

西戎國名旅獒猛犬知人意者西旅貢獒太保召公恐武王受之而作是篇以獻今文無古文有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

用訓于王

周家畫井田敷禮樂所治中原僅今北五省地餘但羈縻之通道德威所及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開疆而通之也九夷八蠻九州八方之蠻夷約舉之詞太保召公史臣序貢獒之由及此篇之所以作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

用

慎德敬慎其德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明王慎德非欲招致四夷而四夷自服獻方物以嗚忱明王不必矯為卻也第惟服食器用林氏曰不責彼之所難得不求我之所無用是也此言遠方貢物亦常事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

時庸展親

德之致謂遠人貢物由德所致聖王不自謂有德而由諸邦有德所致故歸功於異姓同姓之邦其或有寶玉等物則特分與同姓蓋誼親尤致優賞時是也展布也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

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不易物不因物而移惟德為貴物耳不狎侮即慎德意君子小人以位言之百度百事之節申言明王惟以慎德為要德盛之人自能存兢業不狎侮於臣民若稍存狎侮則臣民攜貳無以盡其心力若以玩好役其耳目則非慎德之道故不役耳目斯百度惟貞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甯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玩人即上女狎侮事玩物即上文役耳目事德所以孚於人志所以主其事以道甯道安而心乃固以道接道協而言乃公也孔氏曰諸是妄作皆為無益諸是世所希皆為異物是也申言不愼德則必玩人玩物而喪其德志不知志必以道而甯言必以道而接若非愼德何以守道况夫無益之事多害於有益異巧之物不貴於用物人主善世宜民但求功成而民用足甚言異物之無所用也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有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此乃正言旅葵之不可愛犬馬既非其土性不畜而人主又不宜育珍奇受之而使遠人疑其貴物有損而無益矣

故卻之而不寶遠物則遠人慕天子之聖明所寶惟賢則邇人沐浴平之實效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蔡仲默曰或猶言萬一呂東萊曰此即愼德功或之一字最有意味一暫止息則非愼德是也矜矜持八尺曰仞細行即大德之基一簣為九仞之體陳氏經曰聖狂遠矣而始於一念之微流金燦石而一陰生寒自此始墮指折膠而一陽生暑於此萌諫於微則為力易待其著則難也武王素能愼德者召公恐其於一葵而忽之則將累德而喪功誠哉聖賢相與儆戒之至意乎

附解此篇亦今文所無人多疑其偽王心敬遂謂與召誥不類非召公之言然其文雖明白易曉而義實精深自漢以

來傳說家多未盡其蘊何得槩以偽輕之今為正其章句
庶讀者知聖世明良儆戒無虞之心宋陸文安公嘗令人
與孟子牛山之木諸章竝讀允矣舊解多不順明者詳之

巢命 七篇

金縢

武王有疾周公以天下初定成王尚幼請命三王欲
以身代武王之死史錄其事之始末以其册祝之文
藏于金縢因以名
篇今文古文皆有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
可以戚我先王

二年克商之明年弗豫猶不快穆敬戚憂也二公欲卜吉
凶周公言不可以其事憂戚先王蓋將自為請命而權詞
以卻二公
之卜也

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墀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
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漢孔氏曰功事也壇築土墀除地蔡氏曰三壇三王之位
皆南向三壇之南別為一壇北向周公立焉植置也珪璧
所以禮神愚按武王平日聖德非待疾厄而祈禱者特周
公忠愛憂危之誠有迫於不容已者善乎陳氏經曰正之
禱久其不禱為己也周公之禱為君親也為
己而禱是不知命為君親而不禱是不知義

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邁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
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册祝史為册書祝辭元孫某武王也周公告於三王蓋稱武王之名及史臣記載乃諱之曰某也邁遇厲危也虐疾惡疾丕子天子天之元子也言武王遇危厄而有虐疾如爾三王是受天命以保護丕子者今疾狀不起恐遂喪亡求以旦代其身也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

不能事鬼神

若順也考推王考皇考之義祖父皆可以通稱者也此乃周公迫切之至情設為或然之想以要三王非自矜也言元孫某之邁疾將危或者三王以其仁順祖考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將召之耳然予仁亦能順祖考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轉不若旦之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毋庸遠死之也夫鬼神豈必真以材藝者為役死生大數亦豈必果可身代而周公憂危之切至誠之懷不覺其發為此言耳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此乃正告之以武王不可死之故也言武王乃受命於帝庭布德以佑四方者故能定爾子孫於下地四方之民無不敬畏若遽喪亡則民無所依天之寶命墜矣因歎息求其無然則天下有賴我先王亦永有依歸命而曰寶重之也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即就也許謂疾瘳言己就命於大龜三王許我我其靜待爾命如不許我則周室將危先王不佑我乃屏璧與珪不得事神矣蔡仲默曰稱爾稱我無異人子之在膝下以語其親者此亦終身慕父母與不死其親之意思按爾汝之

稱在後世則不可以施於尊
長周初禮質尙未諱此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

三龜三王各一龜卜之習吉時瀾曰龜三而吉一也啟開
籥管籥林氏曰周官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
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頌
即春秋所謂繇而此所謂書是也開籥而參以龜卜之書
證三卜之果吉
否而乃并吉也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

能念予一人

體兆之體茲亦指龜兆而言言以兆體觀之王其無害予
小子新受命於三王許我永終茲我所當靜俟之者三王
信能念予一人矣曹能始曰古人君祀天地必以祖考配
享其有禱於天地亦必藉祖宗之靈以請蓋天至尊不敢

唐突而祖宗至親殆可以情告也
謂新命於三王即新受命於天可

公歸乃納冊于金滕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金滕之匱以金緘其匱也後世祝冊既用或焚或埋周公
時蓋未有焚埋之禮而藏諸金匱以示敬重唐孔氏曰冊
祝不可捐棄又不可示人故藏之蔡仲默曰金滕之匱乃
周家藏卜筮書之物每卜則以告神之辭書於冊既卜則
納冊於匱而藏之凡卜皆如此故前周公啟籥見書者啟
此匱後成王欲卜啟金滕者亦啟此匱也非周公始爲此
匱藏其冊祝爲後
來自解計是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流言
猶浮言漢孔氏曰放言也孺子謂成王武王克商封紂子
武庚於舊都則仍如未失天下也武庚不肖蓋不足以治
其國使三叔監之古禮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

之國既仍居尊位又不至虐民仁至義盡之道也武王崩成王幼管叔等不知武周美意以為私計武庚蓋亦以為不便遂為浮言誣公欲危王室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法也流言誣公人或信之成王則未疑之也但武庚既畔公若避小嫌而不明正其罪則周室遂危故公言不執法討罪無以告先王也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

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居東即東征武庚也唐孔氏曰詩言于今三年此言二年者詩言初去後來凡三年此簡言之也公之聖武何以東征至三年之久蓋周居西陲天下嚮化而紂在朝歌獨肆淫酗殷民未盡知周之德及武王有天下仍封武庚於故

都使作賓王家則一切政教猶沿紂舊周公平亂後畱東宣布德政教化殷民豳風言之已詳此所以三年也罪人武庚及管叔之屬鴟鴞之詩托為鳥言若文王語然以告成王使念骨肉之凋殘勿以戡亂為喜而以先王為念誚讓也因詩辭與曲故王未盡解亦未敢以公為非特未遽迎周公耳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

周公自東歸來適有風雷之變王初未欲郊迎公也啟金縢以穆卜偶得周公册祝之說乃知公德弁皮牟視朝服也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周公册祝請命之時既卻二公而自為則其詳二公固不及知見其辭而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史執事皆掌卜筮之人信果有此事公命我勿敢言戒其勿洩此見公無求人知之想也命勿言而亦勿敢言又見公之誠能動物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

新迎自古無君郊迎臣之禮今新為之又言於國家禮亦宜之言非過也王執書而泣言不必更卜公昔勤勞王家予以冲幼弗知今天動威以明公德我當新以禮迎之於國家禮亦宜然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出郊迎周公也漢孔氏以為郊以謝天蓋疑公居東未還耳然史書簡質秋大熟句上當記公自東還而不然但記風雷之變及王言新迎則公已將至可知王既悟而迎公天即感應史臣敘此以明公至誠格天也

附解此篇史臣特記周公請代武王一事以忠愛之誠格天為萬世臣子法始終只了金縢一事故以金縢名篇至武庚淮夷之畔周公東征之事俱從其略奈後儒不知史臣記敘本旨摘一二句疑竇妄生枝節如我之弗辟周公居東二年等語崔氏述謂周公攝政乃三年冢宰攝政非因成王之幼且謂成王邑姜子武王九十三終成王不應年幼然明堂位即不足信文王世子載孔子之言豈鑿空妄

撰且此書屢言冲人成王自言幼冲人何爲然耶邑姜之歸武王早晚不可知大抵武王元妃或有子早卒或無子至末年而始娶邑姜爲元妃周家立嫡以成王係嫡出故立之其邗晉應韓則庶出者也豈可不卽經文定之而妄說乎謂周公以冢宰攝政始於鄭康成然康成謂周公爲冢宰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如其所云成王幾與菹醢韓彭同科周公尙敢作詩戒其勿殺與黨不惟無此情事且鴟鴞之詩徒爾斤斤自明公

亦毫無聖人氣度則所謂成王非幼者又何足徵也我之弗辟朱子始從孔安國繼謂成王方疑周公公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辟當爲避由是蔡仲默及諸儒皆從之然成王無疑公事此篇明言王亦未敢誚公矣弊由鄭康成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也一句生出後儒許多議論至崔述謂避居東都近在咫尺故王出郊迎之夫東都距西京何止咫尺流言之來雖三叔所爲實因將助武庚而畔所爲朱子亦言在三監及淮夷畔時意其稱兵舉事必以誅周公爲辭若王敦之於劉隗刁協也若但係三叔流言武庚未

書經卷四
四
畔周公何妨大度置之乃因浮言小事卽避位居東都雖
狹量淺夫亦不爲此且其避居也解職而去乎遙柄國事
乎情事亦不可通二公亦聖賢也目覩公因流言避去不
言於王亦不畱公與木偶何異周公自因武庚畔亂不敢
以流言小故避嫌諉任而誤國家非謂成王疑之已當遠
避如果疑之公猶得脫然遠避乎蔡伸之命云羣叔流言
乃致辟管叔於商與此辟字正同崔述以今文所無謂爲
僞作遂竝此而非之然如所云則鴟鴞之詩全說不去所
謂風雨飄搖取子毀室者無著勢必從鄭康成之說成王

疑之而周公自解說耳朱子於此篇從康成而於鴟鴞從
孔傳以孔傳於詩意乃順耳善乎陳氏大猷曰豳風諸詩
其言與金縢所書昭然相合大誥序言武王崩三監及淮
夷畔金縢言武王旣喪管叔及羣弟流言則流言與畔皆
在武王始崩之際不得分爲兩節亦非養寇三年而後始
征也成王幼未親政凡事皆聽於師傅二公居中調護成
王中心雖不能無疑亦未敢明沮周公之行兼成王諒闇
國家之事爲冢宰是任在周公固可專其事矣四國之變
征之少緩則蔓延莫遏周公豈敢顧一己之小嫌忘宗社

之大計耶迨夫三監伏辜居東以俟朝命而不敢遽歸此則公之避遠權勢以待王之悟也以經證經正不必遷就牽合云云其據大誥序及成王疑公雖未爲的當而大槩情事頗明陳氏櫟亦曰使云我若不避之如何接得我無以告我先王不審避之將何以告先王有辟字在上則居東便是屯駐以東征矣鴟鴞詩云旣取我子便是謂武庚旣敗管蔡三年而歸便是成王因風雷之變迎公以歸首尾關涉三年謂二年三年皆可耳其言亦爲有見後儒執一字一句以求罅隙而不會通詩書誠可浩歎夫武王之

封武庚也豈爲是虛文虛意哉紂爲不道天下諸侯畔之孟津之會不期而會者八百豈武王要結之哉彼其苦紂之虐耳周之仁同時畔紂若山東豪傑竝起亡秦使武王不出而統一諸侯諸侯亦必殺紂而斬殷祀然成湯所以繼堯舜之道遂將埽地而血食亦無復存天下諸侯尤必有乘亂侵奪東西爭帝者元元塗炭伊於胡底故武王不得已而應之諸侯素懷周德服其命令紂聞諸侯畔已倉卒自焚非武王迫之也使紂王不自焚武王除君側之惡修成湯之政安慰天下諸侯各歸封域已畱輔王室庶幾

君之一悟如其不然如伊尹放桐更立賢君亦可不幸紂已自戕微箕早逐共主無人若不順天下而王殷後難存民生難安故遂爲天下主修成湯之政使天下仍戴湯德於無旣故曰反商政政由舊此時微箕二賢未出且武庚又紂之胤也故封之於舊都使仍如世守因早知其不德也故命三叔輔之記曰天子使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國三人蓋古制非監制之也不料三叔旣不能教化之又從而煽誘之武庚遂畔當時成王尙幼公受武王命輔翼義不當避嫌而墜先王之緒故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

我先王也以王命東征至三年者愚正註已詳不贅罪人斯得卽平武庚而定亂也言二年者孔穎達之說是平亂之後公恐成王以勘亂爲喜不知返躬引咎故爲鴟鴞之詩以貽王首章言文王撫子恩勤今旣取子無得毀室蓋追念文考鞠子之哀而痛三叔之見取也次章未雨綢繆恨已不能先事綢繆三章拮据卒瘁仍追敘文王創業艱難本欲其子孫仰體而無相害末章風雨漂搖乃歎今日禍亂予羽譙譙喻三叔見取也予尾翛翛喻殷民罹害也予室翹翹喻王室幾危予維音嘒嘒言已所以哀訴也通

書系小角卷四
篇詞意皆是東征後貽王語論者不解詩言反橫生妄語
不亦慎乎穆卜孔傳訓穆為敬蔡傳以為共卜然凡卜必
敬祇言不必敬卜耳當從孔氏為簡盡予仁若考能多材
多藝能事鬼神必補出武王之仁與材藝一層語始無病
三龜謂立三人以相參考亦不如朱子之說為長崔述極
辨以殷畔只二叔無霍叔彼因不信古文蔡仲之命云然
然三叔監殷其傳已久左傳言二叔以管蔡尤武庚謀主
從其長者言且弔二叔之不咸以管蔡皆以誅死也何得
據以相難改新迎為親迎謂親誤作新猶大學新誤作親

然大學親字改為新字於義已乖此改新字為親亦為多
事文人未知聖人分量安知聖人書籍逞其私見妄作詆
訶所謂不知量者歟

大誥

淮夷徐奄蓋素黨於武庚者周公既討平武庚而四
國復畔成王率諸侯親征之羣臣多以為不可故作
此以告天下今
文古文皆有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
句延洪 句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
其有能格知天命

猷謀也言我謀之已審今乃大誥爾多臣也多邦天下諸
侯御事凡治事之臣弔恤也割害也延洪先人所貽畱者
大也冲人成王自謂歷服即歷數王者承歷數而為人所
服故曰歷服造哲行明智之事迪導也○言大誥爾多邦
及爾御事我今不為天所弔而生變亂是天降害於我家
者不少也幸我祖宗所貽令德延畱者尚大但我幼冲嗣
無疆之大歷服不能早行明哲之事以導
民於安平況能有感格之道知天命也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

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已止也濟事之成也敷賁與商書用宏茲賁同言布大業
也前人謂文武茲此也閉遏絕也罰惡者天之威用○言
今日之事其且已乎但予惟小子平日若涉淵水凡有所
行予惟往求朕事所濟以布大業亦惟敷布前人之受命
長此不忘大功耳如有罪當誅罰乃天威應爾
予不敢閉於天降威用也此言其平日如此

甯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

不靜越茲蠹

蔡仲默曰甯王武王也蘇東坡曰當時謂武王為甯王以
共克殷而安天下是也紹天明天至明察龜前知可以繼
之大艱于西土東國畔則西京震動也蠹動也如蟲之無
知而動也○言甯王遺我大寶龜紹天之明當東國未畔
即命兆曰有大艱難於西土西土
人亦不靜及茲日而果蠹動也

殷小腆句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

反鄙我周邦

小腆不厚之國左傳曰不腆敝邑徐奄諸國本殷封國武
王平殷仍使襲封故稱為殷小腆也敘緒也紀緒者諸國
作亂以復殷之緒為辭也天降威即上文降割意我國有
疵民不康三叔導武庚畔諸國乘之而動也復復殷鄙呂

東萊曰如鄭鄙邑也之鄙是也○承上言諸國為殷小小封邑大敢紀其危亡之緒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安甯曰予將復殷反欲鄙我周邦其猖狂若此也

今蠹今翼日民獻有十夫子翼以于救甯武圖功我有大事
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
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民獻民之賢者于往也救甯撫定大事戎事逋播臣徐奄諸國助紂為惡武王寬大幸免於戮如逋逃在外殷所棄之臣也○今蠹然作亂之明日民之賢者有十人輔予以往撫定武王所圖之功則得人不可不謂眾矣我有大事應必休美朕又以卜決之皆吉故予告我友邦及諸臣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往伐殷之逋播臣非輕舉妄動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

句 邦君室 句 越予小子考翼 句 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反復也王命諸侯以東征而諸侯復於王也在王宮諫王勿親征邦君畿內諸侯成王蓋率畿內諸侯以征故并及之言邦君亦勿行也予小子外諸侯自謂考翼以老成自輔害何也○述外諸侯及羣臣之言爾庶邦君及庶士御事無不復於我曰王親征東國艱難重大民心未免搖動據我等之見王亦惟晏處王宮畿內邦君各安其室予小子等代王征討選老成以輔翼當必成功王不可親征也王何必定信卜而輕動乎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蠹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
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叩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
事綏予曰無愆于恤不可不成乃甯考圖功

永思艱因庶邦之言而更深思其難也造天役為天所使
印我也也勞恤憂也○承上言予冲人因爾等之言永思
其艱自言自歎因念蠢動之徒信其必殘及鰥寡哀哉我
民何辜而遭此難予尚欲佳兵乎但今日之事予為天所
使天若有心遺此難予大投艱於朕身者事已及此予冲人
自恤其爾好義諸臣安予曰無勞於憂恤而親征是愛我
也然我不可不考甯考
所圖之功豈得已哉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甯王與我小邦周甯王
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
弼我不丕基

甯王惟卜用指秦誓襲於休祥也天其相民信以其理矧
亦惟卜用况又卜之而吉也○承上言今日之事其可已
乎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遺大投艱之命因思當年天休
美於甯王與我小邦周時甯王未知天意惟以卜決之是

以能安受天命今畔國蠢動違天虐及鰥寡天其憐下民
而佑之况我效法甯王亦惟卜是用而得吉兆是天固明
明示我以討罪矣嗚呼天之明命可
畏弼我不丕之基我其敢違天乎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甯王若勤哉天闕瑟我成
功所予不敢不極卒甯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
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甯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
瑟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甯人攸受休畢

此書記王曰者三蓋成王之誥諸臣非一次史敘而錄之
以明成王反復殷勤之意也舊人諸臣武王舊臣省識也
闕深閭意瑟勞也化誘猶化導棊輔也忱辭由衷之辭成
王自謂考成也甯人即甯王攸受休命所受於天之休命
畢竟也○王更端而告諸臣曰爾惟前朝之舊人大能遠
覽情事者爾知甯王若何勤苦哉天雖深遠然今日之事

乃勞我以成功所在予不敢不極力以卒甯王所圖之事
故予大化導我友邦君天亦以我化導之辭為忱而輔我
其必成就我民也予曷不于前甯人所圖之功而終其事
蓋今日勞民以往非予私意天亦惟用勤勞我民若人有
疾必須攻治予曷敢不于前甯人所受休命而畢之也

王曰若昔

句

朕其逝朕言

句

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

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

肯曰予有後弗棄基予曷敢不越卬救甯王大命

若昔順前人所為艱謂今日艱難之事指東征日思思之
熟也底定也菑治田而初殺草也翼覆佑之也○王又言
今日順前人所為則朕必往朕所以反復為爾言者艱難
之事予已日思之至熟譬如作室其父已定室法矣其子
乃弗肯堂矧肯新構乎譬若耕田其父已菑治殺草其子
乃弗肯播矧肯穫乎父惟覆佑其子豈能必之曰予有

後弗棄基乎必自勉矣然則予曷
敢不及我之身而救甯王之大命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考成也民養蘇東坡曰養厥養也謂人之臣僕當時邦君
有伯叔之國為武王兄弟行者故言若其兄所成之事乃
有友伐兄之子為臣僕者其勸之伐而弗救乎蓋當時邦
君必有以民不樂征為辭諫王勿東征者故王喻之如此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
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
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
惟喪殷若稽夫子曷敢不終朕畝

肆緩也爽明也爽邦治國使昌明哲賢人也十人即民獻
十夫爾時猶當時言平日也大艱人大為難之人鄰徐奄

諸國為鄰胥伐同時畔亂攻伐厥室謂王室不易難也○
言今日之事其可緩哉爾庶邦君及爾御事平日知治國
必由哲人此民獻十人即哲人也予所以信任之者亦惟
十人乃知上帝之命與天輔相至誠之心當平居無事之
時無敢易此任賢圖治之法矧今天降戾於周邦惟此大
艱之人大相結鄰胥攻伐於厥室其勢猖獗非可姑息了
事爾亦知天命甚難矣而可不從哲人緩征之哉故予永
念曰天意喪殷此作亂諸國皆殷之遺孽自取喪亡前人
已有成業今當踵而為之若
稽夫子曷敢不終朕畝也

天亦惟休于前甯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甯人有指疆

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極卜屢卜而窮究之也當時諸侯蓋有欲王更卜者故云
有指有可指之疆土猶言有限也周制疆土僅中原地今
北五省餘悉羈縻之故云然敢弗于從句宜在甯人句下
而在上者倒裝文法也卜陳惟若茲正所以不必極卜之

故○承上言天亦惟加美於前甯人則今日之終朕畝乃
理所必然予何敢多疑而再三極卜敢弗從前甯人率其
有限之疆土乎況今已卜於前其兆并吉故朕斷然誕以
爾東征天命原無僭差即使再卜其所陳亦不過如茲耳
附解此篇先儒誤以為周公奉王命東征故其解本文語義

遂多牽強朱子曰大誥一篇不可曉據周公在當時外則
有武庚之畔內則有成王之疑周室方且岌岌然他作此
書必欲以此聳動天下也而今大誥大意不過說周家辛
苦做得這基業在此我後人不可不有以成就之而已其
後又卻專歸在卜其意思緩而不切殊不可曉愚謂以為
不可曉者誤認為征武庚而不知其為征徐奄淮夷等也

其誤認之由則以居東爲非東征故也且成王竝無疑周公之事語出鄭康成而後儒沿之致啟許多疑竇不可不辨管叔及羣弟流言公不敢避嫌身任東征之事者以成王竝未疑之也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謂必執法靖亂而後可以告先王若主上方疑忌而悍然曰我將執法以告先王是驕蹇矣當武庚畔時陰結徐奄淮夷公討武庚而誅之諸國不安遂相連以畔於時成王之齒已長率諸侯征之內外臣工以王室新定諸國阻遠欲王勿征故王大誥天下諭以先人平定天下諸國皆屬版圖今藉

口恢復殷家而不知其實殷逋播之臣久見棄於商先王也爾諸邦君欲我違卜勿征不知前人受上帝命而有天下今忽被諸侯侵暴致前甯圖功不終予實不敢在我若肯構必當肯堂在諸臣若有友伐厥子必當護救蓋後人所以終前人之事當如此非我於前人疆土之外別肆侵伐也理本如此卜又早吉則此番征討意在必行旣不可違前卜亦不必再卜其大旨如此篇中雖屢言卜而實非徒信卜故前言寶龜明命後言曷其極卜先儒旣未得其情事故不明其語意之所屬小腆則以爲武庚王宮邦君

室則以為三叔安得不令本文幽晦耶末二節蔡傳以天亦惟休于前甯人屬上節文義遂隱今亦正之其他字句之訛正註已詳茲不贅或疑何不命將征之而必親行不知徐奄諸國以成王年幼又值武庚之畔而起王親征之則其氣已奪當時周召太公皆聖佐故如此伯禽居憂征淮夷義亦如此宋寇準勸真宗親行即襲此意

微子之命

微國名子爵也武王克商封武庚於舊都使奉湯祀及武庚畔求得微子使居宋為公待以賓禮詩有客之章是也周末嘗臣微子但申命之故史以微子之命名篇也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猷謀也謂稽謀已審元長也微子帝乙長子德謂先聖王之有德者象賢謂其後嗣子孫象其先人禮物典禮文物作賓遇以客禮崇德象賢以下六句皆言古制也○王呼微子而告之言已尚稽古制凡王者受命而興必崇德象賢使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以作賓於王家與國同休蓋古人至公至仁之心不使先世苗裔斬焉中絕如此也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齊聖齊其思慮之不齊者純一而通明也廣大淵深誕大也除邪虐指伐桀而言時氏瀾曰後世傳記多謂湯尚嚴商人先罰而後賞不知自古人君立一代規模未有不於寬其間有若整治嚴肅者亦寬之用耳是也此言成湯

之德宜有後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猷道也令聞微子早有賢名恪慎二句申言其實事曰篤不忘猶言服膺已久上帝歆下民若言其可以享天心而慰民願蓋武王封武庚於舊都使修成湯之禮物作賓王家雖不為天下主然猶然故都足以慰湯之靈安武庚之心從民之望也乃武庚不體盛意而作亂自滅今封微子於宋然猶湯始居之地謂其可以歆上帝而若萬民固欲其上承天心下立民紀周家仁厚公平之心顯然可見而後世猶以武王伐紂為疑者何哉上公微子爵公也尹治地也東夏宋亳在周之東中夏之地也今河南歸德府商北縣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

乃有民永綏厥位毘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

無斁

敷訓以德教民服命上公之服命周封爵五等惟宋公爵隆之至也故勸其慎此毋忝典常禮樂法度蕃王室上公牧伯之位當為諸侯倡而藩蔽王室也宏烈祖律有民體湯德以範民毘輔也王氏充耘曰宋一諸侯耳如何為萬邦式蓋宋先代之後有學殷禮者必之宋是也斁厥也宋能長存湯政則周所以隆其孫子以承先緒之意不墜故曰俾我有周無斁也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休指上文所云而言往哉惟此為休美之事無廢棄我所命也

附解此篇亦今文所無疑之者多至王氏心敬謂語泛而少

筋骨不似今文諸誥之語滿意肫精神媿媿崔氏述曰改革之際難爲言矣當時命之者其於理於勢必有懇摯而婉篤者作書者以其難於措詞但爲膚廓通套之語於當日情勢無一語及之譬若扶牆而行不敢少動惟恐有破綻以貽後世口實寥寥數語苟且了事噫可謂易其言矣夫周之代商以諸侯歸心不得已而應天順人其本無利天下之心不特微子知之天下人皆知之也克商後卽封武庚於故都使仍如世守今又封微子於宋毫猶是成湯之故都其公平廣大之心亦微子所深悉微子不臣周周

亦不以爲臣使居宋守湯祀此所以但述其祖德勉以往敷乃訓宏烈祖而律萬民然慎乃服命十句已將忠孝仁義無數德政實事包括無遺不得謂其寥寥數語苟且了事也蘇東坡曰方武庚畔後微子蓋處可疑之地而命之曰上帝時歆曰宏乃烈祖曰萬邦作式此三代之事後世所不能及可謂知言矣崔氏等不知聖人之心如青天白日而以後世革命之事防範勝朝後裔之情揣度武王成王周公微子反疑其言草草豈非謬妄哉左傳楚逢伯諛楚子捏造微子面縛輿櫬銜璧以迎武王而史遷誤信之

先儒已有辨其非者茲不贅又或謂武王既克紂微子痛社稷無主乃抱祭器歸周亦似是而非孔子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蓋微子知紂將亡遯於荒野箕子則佯狂晦跡武王克殷既封武庚矣乃得箕子而師事之訪以洪範及武王崩武庚畔成王討平之則箕子已早之朝鮮紂之嫡胤無人故求微子得之而封於宋抱祭器歸周亦史遷妄語不足信武王既封武庚以承湯祀矣而乃無祭器乎此書言修其禮物作賓王家蓋凡商家一代典物皆欲微子修明之以俟後來故曰宏乃烈祖律乃有民萬邦作式

聖人不以天下爲私傳謂有德者乃能居之故以修禮物式萬邦望之非如後世斤斤恐死灰復然也凡武王伐紂及周公成王等事先儒多不得其情事由不能深知聖人心理致來末學之妄言不特誣聖且教壞後人安得不明辨之

歸禾 篇七

嘉禾 篇七

序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歸于周公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史記載此事與書序同尚書大傳及說苑又以爲三苗貫桑而生大幾盈車則近於傳會之過矣然義無大害姑

之存

不效天子之命我謀未與而
不效天子之命我謀未與而

林有暉且於野野人安得木則

不效其無事由不效其無事由

不效其無事由不效其無事由

不效其無事由不效其無事由

書經恆解卷四終



